

从稻作词汇看黎族稻作文明的源头与发展

黄思贤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口 571158)

〔摘要〕 黎族的稻作文明是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一部分, 具有悠久的历史。透过黎语稻作词汇, 可以看到: 黎族的稻作文明源于南方的古百越民族, 分离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而缓慢地发展; 近百年来, 黎族稻作深受汉族的影响。

〔关键词〕 黎族; 黎语; 词汇; 稻作

〔中图分类号〕 H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72-05

黎族是海南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壮、侗等南方少数民族相比较, 黎族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黎族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由于缺乏文献记载, 至今黎族的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其中也包括黎族的稻作研究。近些年来, 诸多的学者分别从生物、考古、语言等角度对黎族的稻作进行了研究。笔者在学习这些成果时, 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欧阳觉亚在《黎语调查研究》一书中写到:

再从一些具体词来看, 如“水田”这个词, 黎语与同语族其他语言都同源, 这说明早在远古这些民族还没有分离以前就已经从事农耕, 并种植水稻了……^{[2] (p. 351)}

黄钰则在《从黎语词汇看黎族社会的发展》一文中写到:

“稻米”一词, 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形式基本一致, 应是同源无疑。而黎语为 mu:n³, 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显然不同……这样明显的差异, 说明黎族的水稻栽培与大陆上的侗傣语诸民族并

非同时地进行。也就是说, 黎族迁居海南岛前, 侗傣语先民还未掌握野生稻的栽培技术。^{[4] (p. 86)}

相同的角度, 不同的答案。为此, 笔者将全面梳理黎语中的稻作词汇, 以期有所发现。

一、黎语中与同语族同源的稻作词

笔者认为, 仅凭黎语 mu:n³① (稻) 一词与同语族其他语言不同 (详见后文), 就断定“两者并非同时地进行”, ^{[4] (p. 86)} 进而断定“黎族在迁居海南岛前, 侗傣语先民还未掌握野生稻的栽培技术”, ^{[4] (p. 86)} 似乎有些不妥。事实上, 黎语存在大量的与壮侗等语同源的稻作词, 涉及稻的结构名称、稻作劳动工具、稻作方式等方方面面。

米糠, 黎语各方言作: 保定 gom¹, 中沙 gom¹, 黑土 rom¹, 西方 xom¹, 白沙 xom¹, 元门 tsom⁴, 通什 gom⁴, 埭对 hom⁴, 保城 ?um⁴, 加茂 kw²kəm¹。同族语分别作: 傣 ɣam², 布依 zam², 临高 vɔ⁴; nap⁷; 傣西 ham²; 侗 pa⁶, 水 pja⁶, 壮 lam²。

〔收稿日期〕 2013-07-03

〔作者简介〕 黄思贤 (1975-), 男, 江西临川人,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黎语俅方言罗活土语词汇研究” (项目编号: Hjsk2011-33) 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黎语音标如未注明出处, 涉及各方言的来自《黎语调查研究》(以下简称《调查》), 其他的来自《黎汉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壮侗语族语言的音标来自《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以下简称《集》)。

稻穗，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tse:ŋ¹，白沙 tsian¹，埡对 tshe:ŋ⁴，加茂 tsi:ŋ²。同族语分别作：壮 yw:ŋ¹hau⁴，布依 zi:ŋ¹hau⁴，傣西 hoŋ²xau³，侗 mjeŋ²，水 mbja:ŋ¹?au⁴。（以上词的后一个音节表“稻”，第一个语素与黎语同源）

稻草，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ŋwiŋ³，中沙 ŋiŋ³，西方 kw³ŋen³，白沙 ŋen³，加茂 nɔ:ŋ¹。同族语分别作：壮 ja:ŋ³，布依 fu:ŋ²，临高 muŋ⁴，傣西 hoŋ²xau³，侗 pa:ŋ¹，水 wa:ŋ¹。

稻谷，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pok⁷mu:n³，中沙 puk⁷，黑土 mok⁷，西方 kuk⁸，白沙 kɔ?⁷，元门 kɔ?⁷，埡对 ku:ŋ⁹，保城 pɔk⁸，加茂 pə:k⁸。同族语分别作：壮 nat⁸hau⁴，布依 nat⁸hau⁴，临高 mok，傣西 met⁸ xǎu³，侗 qəu⁴qok⁹，水语 ŋui⁶?au⁴。

秕子，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ɬi:p⁷，中沙 ɬi:p⁷，黑土 ɬi:p⁷，西方 ɬi:p⁷，白沙 ɬi:p⁸，加茂 vu⁴vit⁸。同族语分别作：壮 hau⁴pa:u²，布依 hau⁴pəp⁸，临高 lip⁸，侗 qəu⁴mo⁵，水 ?au⁴mo⁶。不同于黎语，壮语等加入了“稻”的范畴。从词的结构来看，黎语“秕子”一词当更原始。

种子，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fan¹，中沙 fan¹，黑土 phen¹，西方 faŋ¹，白沙 ?uŋ¹，元门 ?uŋ¹通什 fan¹。壮侗语族的相关语作：壮语 hau⁴ce⁶，临高 mak⁸vɔn¹，傣德 fan²，水语 wan²。

水牛，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tui³，中沙 tui³，黑土 tui³，西方 tui³，白沙 tshoi³，元门 tshou³，通什 tui³，埡对 tui³，保城 tui³，加茂 tshai³。同族语分别作：壮 vari²，布依 vari²，临高 tɔi³，傣西 xvǎi²，侗 kwe²，水 kui²。

犁，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lai²，中沙 lai²，黑土 lai²，西方 lai²，白沙 lai¹，元门 lai²，通什 ɬei⁶，埡对 ɬei⁶，保城 ɬei⁶，加茂 ɬei⁴。同族语分别作：壮 cai¹，布依 cai¹，临高 loi²，傣西 thǎi¹mǎi⁴，侗 khəi¹，水 kwai¹。

锄头，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kwa:k⁷，中沙 ka:ŋ⁷，黑土 ka:ŋ⁷，西方 za:u²bo²，白沙 bo⁵，元门 bo⁵，通什 ?u³bo⁵，埡对 bo⁵，保城 bɔ⁵，加茂 kuak⁷。同族语分别作：壮 kva:k⁷，布依 kuə⁵，临高 kuak⁷，傣西 xo¹，侗 ɬhit⁹，水 qak⁷khwa²。

镰刀，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li:m¹，中沙 li:m¹，黑土 li:m¹，西方 lim¹，白沙 lim²，元门 liam²，通什 li:m¹，埡对 li:m²，保城 li:m¹，加茂

liam²。同族语分别作：壮 li:m²，布依 li:m²，临高 lim²，傣西 xeu²，侗 lɔim²，水 lɔem⁴，黎 li:m¹。

簸箕，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doŋ³，中沙 doŋ³，黑土 doŋ³，西方 doŋ³，白沙 doŋ³，元门 doŋ³，通什 doŋ³，埡对 doŋ³，保城 doŋ³，加茂 tuəŋ¹。同族语分别作：壮 doŋ³，布依 doŋ⁴vi⁵，临高 luŋ³vɔ?⁷，傣西 duŋ³，侗 loŋ³，水 ?doŋ³。

播撒（种），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fo:n²，中沙 fo:n²，黑土 vi:t⁷，西方 fo:ŋ²，白沙 fuəŋ²，元门 fuan⁵，通什 fo:n⁵，埡对 fɔ:n⁵，保城 fɔ:n⁵，加茂 tɔ:k⁹。同族语分别作：壮 var:n⁵，布依 pja:u⁵，临高 fi?⁸，傣西 vǎn⁵，侗 ɲan⁵，水 tau⁵，毛难 phən⁵。

田埂，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hjo:n¹ta²，中沙 ho:n¹ta²，黑土 han¹ta²，西方 ɲo:ŋ¹ta²，白沙 ɲuaŋ¹ta²，元门 ɲa:u:n⁴ta²，通什 kha¹zo:n¹，埡对 zo:n¹tha²，保城 lo:n¹tha²，加茂 huan⁴to:u⁴。同族语分别作：壮 hen²na²，布依 hen²na²，临高 ke?⁸nia²，傣西 tɛ²na²，侗 ɬan¹ja⁵，水 jan¹?ya⁵。

田（水田），黎语各方言作：保定 ta²，中沙 ta²，黑土 na²，西方 ta²，白沙 ta²，元门 ta²，通什 ta²，埡对 tha²，保城 ta²，加茂 tou⁴。同族语分别作：壮 na²，布依 na²，临高 nia²，傣西 na²，侗 ja⁵，水 ?ya⁵。

这些词基本上属于稻作中的基本词汇。它们的同源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民族在稻作文明上的联系。据现代植物遗传学研究，黎族种植山栏稻与大陆稻子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分析发现黎族山栏稻与广东和湖南的普通野生稻聚集于同一类，亲缘关系较近，而与海南普通野生稻的亲缘关系较远，推测黎族山栏稻可能起源广东和湖南”。^{[5] (p. 20)} “偏籼类型约占 14.29%，偏粳稻类型约占 85.71%……推测黎族祖先种植山栏稻较早，将传入海南的水稻中的粳稻品种保留了下来，并且与汉族种植的水稻较少交流，因此保留了大部分的粳稻”。^{[5] (p. 20)}

一些学者则认为黎语 mu:n³（稻）与同族语的“稻”同源。李锦芳曾构拟了黎语 mu:n³的来源，即 bəRas（稻米）（原始侗台—南岛语）——bo:t（原始泰、老?）——mot（白沙）、muət（加茂）——mu:n（保定）、muŋ（三冲）。^{[6] (p. 37)} 同时，李锦芳在脚注中写到“侗台语这个‘稻’是共同台、侗水语层次的晚起词，

较早从原始侗台语分离出来的黎、仡央二语支不使用这个词。台、侗水二支表‘稻、粮食’的这个词可能借自汉语‘禾’。”^{[6] (p. 40)} 如此说来，黄鉉的观点就有些不妥了。mu:n³ 一词的详细分析，笔者将在后文展开。

二、黎语特有的稻作词汇系统和稻作词

黎族的稻作文明与壮侗等族有着密切联系，但也存在着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黎族特有的稻作词汇系统中。在黎族稻作词汇系统中，稻作词之间的关系往往与同族语中的稻作词之间的关系不同。

田与旱地之间的关系不同。黎族的 ta²^①（田或水田）与同族语同源（参看前文）。“旱地”则不同源，作 ta²ra:n²，ra:n² 意为“干旱”，整个词的意思为“干旱之田”。黎族的“旱地”一词与“田”密切相关。同族语的“旱地”则分别作：壮 yei⁶，布依 zi⁶，临高 vən³，傣西 hǎi⁶，侗 ti⁶，水 dai⁵，与“田”并没有直接联系。可见，在稻作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旱地在黎语与壮侗等族的农业生产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认为，黎语 ta² 与 ta²ra:n² 相通性恰恰说明了黎族旱地稻作与水田稻作的密切联系。“从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证明，黎族的‘砍山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黎族早期主要的农耕方式。根据现有材料考察，黎族从事水田耕作的铁质农具和技术，都是后来从汉区传入的。”^{[7] (p. 110)}

粮食与水稻、早稻等稻名之间的关系不同。黎语“粮食”作 khan¹la²，各类稻名分别作：水稻 mu:n³ta²，早稻 ki:u²，晚稻 mau³，粳稻 mu:n³do:i¹，籼稻 mu:n³ka³?aŋ¹，糯稻 mu:n³ka³ta²，旱稻 mu:n³aŋ¹。语言上，彼此没有关联。壮语“粮食”作 hau⁴ 或 hau⁴kɯn¹，各类稻名分别作：水稻 hau⁴na²，早稻 hau⁴ɕau⁴，晚稻 hau⁴va:n³ta:u⁵，粳稻 hau⁴su:n¹，籼稻 hau⁴ɕi:m¹，糯稻 hau⁴ɕit⁸，旱稻 hau⁴me⁵。其中都包含 hau⁴（粮食）。侗语的“粮食”作 qəu⁴，“水稻”亦作 qəu⁴，“早稻”作 qəu⁴sam¹。壮侗语的这种密切关联从侧面说明了壮、侗等族对水稻的依赖性

比黎族更强，或者说稻谷就是他们的主要粮食。《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人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而苏轼《居儋录·薯说》中则有“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儋县志》卷 10，儋县文史办公室档案馆重印本，第 183 页）苏过《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即罢有怀惠兄弟》有“薯芋人人送，困庖日日丰”之句。“据调查，解放前在山区的黎族中，采集野生植物作食料仍相当普遍。”^{[7] (p. 111)} 另外，不同于同族语，黎族的早稻、晚稻与粳稻、籼稻、旱稻也不在同一语义场中。也就说，黎语中的这两组概念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恰恰反映出黎族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

米和饭之间的关系不同。黎族的“米”作 gei¹ 或 rap⁷，“饭”作 tha²，词形不同，不在同一义场。而壮语的“米”作 hau⁴sa:n¹，“饭”作 hau⁴，具有相同的语素 hau⁴。侗语“米”作 qəu⁴，饭作 qəu⁴，水语“米”作 ?au⁴，饭作 ?au⁴。侗语与水语的“米”和“饭”的词形相同。由此可见，米在黎族、壮侗等民族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或者说黎族人在早期对米并没有很强的依赖性。

种子和秧苗之间的关系不同。黎语“种子”作 fan¹，“秧”作 fan¹，两者同形。侗语的“种子”作 pan¹，“秧”作 ka³。水语的“种子”作 wan¹，“秧”作 ka³。侗语和水语的“种子”和“秧”并不同形。黎语“种子”与“秧”的同形说明黎语人至少在词形上还未区分这些概念，这正是黎族稻作文明落后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黎语的白沙话和元门话中“秧苗”与“种子”已经有了形式上区别（白沙话的“秧苗”作 ?uŋ¹，“种子”作 faŋ¹；元门话的“秧苗”作 ?uŋ¹，“种子”作 fan¹），这体现出黎族稻作文明的发展。黎族稻作词汇系统的特殊性从侧面显示出黎族稻作的落后性。

黎族稻作文化的特点也体现在一些与同族语不同的稻作词中。

黎语“稻子”一词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词，在各方言中分别作：保定 mu:n³，中沙 mu:n³，黑土 mu:n³，西方 meu³，白沙 mot⁸，元门 mət⁸，

① 文中黎族读音如未标明所属方言土语，即为俅方言保定话。

通什 mut^7 , 埡对 mut^7 , 保城 mut^7 , 加茂 $muət^9$ 。从语音上看, 各方言的“稻”非常一致。同族语分别作: 壮 hau^4na^2 , 布依 hau^4na^2 , 临高 $ɣau^4$, 侗 $qəu^4$, 水 $ʔau^4$ 。同族语的读音彼此相通, 当同源。然而, 这些读音与黎语显然不同。黎语 $mu:n^3$ “稻”与这些语言是否有同源关系呢? 各家有自己的观点 (前文已列举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 $mu:n^3$ 是黎族自源词, 是由耕作动词名词化的结果。在《词典》中, 编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mu:n^3aŋ^1$, 意为: 在刀耕地上种旱稻。这里的 $mu:n^3$ 为动词“点播”。同时, $mu:n^3aŋ^1$ 在黎语中又表示“旱稻”, 为名词, 这当是动宾短语凝固后名词化的结果。据此, 笔者认为 $mu:n^3$ “稻”当源自“点播”一词。在语言发展中, 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语言中同样存在。刘志一研究发现“古百越集团后来出现‘谷’的称呼源于‘割’。远古的水稻食用源于采集, 不需种植, 故‘割’是很重要的工序……”^{[8] (p. 234)}“古羌戎集团在接受水稻栽培这种新农艺时, 特别创造了‘插秧’这个词汇。‘插秧’本为动词或动宾短语。由于是‘稻谷’所特有的动词或动宾短语, 所以‘插秧’就可以转化为‘稻’的特殊代表”^{[8] (p. 237)}汉语的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如“菜”当源自于“采”, 名词“犁”当源自于动作“犁”等。

在黎族原始稻作中, 点播 ($mu:n^3$) 是一种重要栽种方式。海瑞在《平黎图说》中曾这样写到“夫生黎浑沌未剖, 刀耕火种。”又据《乐东县番阳乡黎族合亩制 (生产关系部分) 调查》: “首先把丛竹小树砍到, 放火烧光, 清除残枝后即可播种。播种方法是男子在前用尖木棒开穴, 妇女随后点播种子……播种后除两次草。山栏地每年一造, 种植两年后就要抛荒, 另选山地。”^{[9] (p. 38)}黎族的这种耕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据调查, 在山区的一些黎族中, 如白沙县的白沙乡、南溪乡、琼中县的加峒地区, 在百多年前还是不懂得耕种水田的, 全靠‘砍山栏’为生”^{[7] (p. 110)}笔者认为, 正是因为黎族悠久落后的“砍山栏”式稻作方式造就了黎语稻 $mu:n^3$ 这一富有特色的稻作词。

稗子, 《调查》与《词典》未收, 《集》为 $pha^3mu:n^3$, pha^3 有“公”之义, 故有公稻子之义。同族语分别作: 壮 $hau^4vaŋ^1$, 布依

$hau^4həŋ^1$, 临高 $vəŋ^3$, 傣西 $vəŋ^1$, 侗 $khwaŋ^1$, 水 $faŋ^1$ 。显然, 黎语的“稗子”与这些语言并不同源。从词的结构上看, 黎语采用了复合构词法, 而临高、侗、水等语仍为单音节词。相比较, 后者显得更原始。由此看来, 黎族对稗子的认识当更晚。

耙子, 黎族各方言作: 保定 rik^7 , 中沙 zik^7 , 黑土 zik^7 , 白沙 $riaŋ^1$, 元门 $riaŋ^1$, 通什 dik^8 , 西方 pe^1 , 埡对 pha^6 。同族语分别作: 壮 pa^2 , 临高 fa^2 , 侗 pa^2 , 水 pa^2 。黎族方言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保定、中沙、黑土、白沙、元门和通什的读音, 一类是西方和埡对, 两者并不同源。后者与壮侗语族的相关语同源。从语音上看, 壮侗等语的“耙子”当源自于汉语。保定等地的读音当为黎族所特有。可以推断, 耙子这一稻作工具可能在汉族影响前已经在黎族地区出现。

稻剪, 黎族各方言作: 保定 $khw:p^7$, 中沙 $kw^3 khw:p^7$, 黑土 $li:m^1bun^2$, 西方 $khup^7$, 白沙 $khw:p^8$, 元门 $khup^7$, 通什 $li:m^1re:u^4$, 埡对 $khw:p^7$ 。在黎语中, “剪刀”作 tsu^2gop^7 , 并不同于“稻剪”。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方言的“稻剪”并不同源, 可分为两组: 一组是保定、中沙、西方、白沙、元门和埡对; 另一组为黑土和通什。前者当是黎语的固有词, 后者所含的 $li:m^1$ 当源自汉语。

以上列举的稻作词汇系统和稻作词从侧面反映了海南黎族特有的稻作文明, 也反映了黎族稻作的发展历史。

三、黎语稻作词汇系统中的汉语借词

在黎语稻作词汇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分析这些汉语借词, 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汉语借词替代已有的黎语词, 二是直接借用汉语。

1. 汉语借词替代已有的黎语词

前文所提的“耙子”和“稻剪”生动再现了汉语借词替代黎语原有词的过程。“耙子”一词, 保定当仍保留了黎族固有的读音, 而西方、埡对则发生了变化。“稻剪”一词, 通什、黑土已发生变化。在黎语中, 一些稻作词同时存在黎汉两种形式, 如“风车”可作 $pu^1hwoŋ^3mu:n^3$, 亦可作 $hwaŋ^2tshia^2$, 前者分别由“词头”、“扇

子”和“稻子”构成，当为黎族固有词，后者则为汉语借词。

从某种程度上讲，语词替代过程体现汉族先进的稻作技术替代黎族落后的稻作技术的过程。

2. 直接借用汉语

在黎族稻作词汇中，这类词所占比例很高，并不断增加。兹列举如下：

稻子名称：中稻 $\text{toj}^2\text{ta:u}^1$ 、旱稻 $\text{tsi:m}^3\text{tha:u}^3$ 。

农业技术等：开荒 $\text{khu}^3\text{pu:}\eta^1$ 、绿肥 $\text{li:k}^7\text{bui}^3$ 、肥料 $\text{bui}^2\text{li:u}^2$ 、水利 tui^2li^1 、水库 $\text{tui}^3\text{khou}^3$ 、水渠 khi:u^3 、产量 $\text{ta:n}^3\text{li:}\eta^1$ 。

农业制度：亩 mou^3 、公粮 $\text{ko}\eta^2\text{li}^1$ 、雇农 $\text{kau}^2\text{no}\eta^3$ 、下中农 $\text{hja}^1\text{toj}^2\text{no}\eta^3$ 、贫农 $\text{ki:}\eta^3\text{no}\eta^3$ 、农场 $\text{no}\eta^3\text{di:u}^3$ 。

农业工具等：农具 $\text{no}\eta^3\text{ki}^1$ 、镰刀 li:m^1 、黄牛 $\eta^1\text{iu}^1$ 、谷仓 $\text{za:u}^3\text{zo:}\eta^2$ 、水轮泵 $\text{tui}^3\text{lun}^3\text{bo}\eta^1$ 、

水泵 tui^3voj^1 、拖拉机 $\text{tho}^2\text{la}^2\text{ki}^2$ 。

可见，汉人对黎族的稻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结论

通过对黎族稻作词汇的梳理，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1. 黎族稻作文明与壮侗等族的稻作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黎族稻作与壮侗等族有着共同的源头；第二，黎族稻作的早期形式深受壮侗等古百越民族的影响。

2. 黎族移居海南后，其稻作相对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稻作文明。因受到外界较小的影响，黎族的稻作长期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

3. 与汉人接触后，黎族的稻作文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的一百年。

(参考文献)

- (1)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5.
- (2) 欧阳觉亚, 郑贻青. 黎语调查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3) 郑贻青, 欧阳觉亚. 黎汉词典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 (4) 黄钰. 从黎语词汇看黎族社会的发展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 (5).
- (5) 袁楠楠等. 海南黎族聚居区山栏稻的起源演化研究 [J].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1995, (5).
- (6) 李锦芳. 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语言学新证 [J]. 民族语文, 1999, (3).
- (7) 王穗琼. 黎族原始社会初探 [J]. 学术研究, 1962, (4).
- (8) 刘志一. 从少数民族古语看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西传 [J]. 农业考古, 1998, (1).
- (9) 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 乐东县番阳乡黎族合亩制 (生产关系部分) 调查 [J]. 理论与实践, 1958, (8).

A Study on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Culture of Li Ethnic Group from their Vocabulary of Rice

HUANG Si-x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Abstract] Rice culture of Li ethnic group constitutes a part of rice culture of Southern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Rice vocabulary of Li ethnic minority shows that their ric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Baiyue ethnic group in the South; after its separation from the origin, it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nd slowly in a relatively isolated environment; and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it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Key words] Li ethnic minority; Li language; vocabulary; cultivation of rice

(责任编辑 宝玉柱)